

「尼克森總統訪問北平，有助世界尤其亞洲局勢的緩和，表示歡迎。日『中』間最近各種交流亦漸見增加，今後希望發展到政府間接觸。」

佐藤在國會答詢中，對「中共」問題，亦主張取慎重態度。對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佐藤曾表示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創始國，且一直忠實履行聯合國義務，從未違反聯合國憲章，故排除中華民國出聯合國並非易事。至於日本採何種態度，未作直接答復，僅謂將與友好國家商討慎重處理。

綜合最近佐藤首相的發言，說明日本對匪基本政策不致改變，對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將以維護我國聯合國席位為目標，具體辦法將與美國作最後磋商決定。

(三)在經濟方面，目前除了積極改善對美貿易關係外，日圓升值問題，來自國際的壓力特別強大。佐藤政府為了避免日圓升值，曾提出了縮小貿易

# 印尼大選與政局

羅石圃

本年七月三日，印尼舉行中斷十七年來的大選，不僅在競選與投票期間並未發生任何暴亂；且形同執政黨的「從業集團」所得的選票，已顯示獲得壓倒性的多數。雖此次大選祇產生中央與省縣民意代表，但蘇哈托總統在一九七三年任滿後能否當選連任？須取決於此次當選的「人協」代表總投票。所以「從業集團」的大獲全勝，亦即表明蘇哈托總統未來連任已無問題。至於現政府在大選後的政策有無變化？有跡象顯示對內將更積極從事經建，對外勢必在中立外交路線上更偏向西方以吸引更多的外資，並接受軍援以加強國防，俾防阻共黨內外結合，死灰復燃，完成陸軍反共與維護民主的兩大任務。

## 一 慎防印共在大選中復活

印尼，是擁有三千五百個大小島嶼，土地總面積達九千萬方哩，人口一億一千四百八十九萬零三百四十七人的國家。(註一)其地位橫互於赤道南

收支順差及防止外匯激增的八項對策。即：①推進輸入自由化；②實施對開發中國家給與優惠關稅；③減低煤油、茶葉、砂糖等消費物資關稅；④實施資本自由化；⑤撤銷非關稅輸入的障礙；⑥推進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合作；⑦局部或全部廢止輸出振興稅制；⑧機動運用財經政策，以收減低輸出擴大輸入效果。

以上八項，除了第二項優惠關稅已決定自八月一日起實施外，其餘各項，因影響國內產業，阻力甚大，甚難徹底推行。如果來自國際的壓力，尤其是美國的壓力繼續加強，日圓升值，似將無法避免。因此此一問題對佐藤內閣是一項重大考驗。

其他如物價問題、農政問題、公害問題等等，亦是目前新內閣亟待解決的難題。

北，分佈在三千哩長的弧形地區，鎖鑰兩洋，為東南亞通達澳、非、歐三洲的門戶，且蘊藏着極豐富的石油等各種戰略物資，無怪乎共產國際早就選定在此一戰略要地的天府之國為其基地。

當第一次大戰剛剛告終，荷蘭籍的共產國際代表史尼福萊特(Hendrik Sneevliet)即一手建立起印尼共產黨組織。所以印共是亞洲各國共黨中誕生

最早的，幾乎與蘇俄共產黨同時。其高峯時代，擁有黨員三百萬人，由共黨所操縱的印尼總工會(SORBT)，會員人數多達八百萬，可見其勢力的強大，已可使此一世界最大的島國變色易如反掌。(註二)

不知是出於真主的意旨還是人謀？印尼共產黨，正如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諾(Stavley Karnow)所批評的，他們始終具有急躁和沉痾於「主觀主義」傾向的弱點，所以每次到了高峯狀況，都採取自殺性的行動，在過去四十年間，曾經有過三次自殺，然而它正如印尼神話中的不死鳥一樣，在前兩次的大挫折中，居然都能復活。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羽毛未豐的印尼共產黨，不顧史達林對它所提的「高估自己力量」的警告，接連發動叛亂，結果都被荷蘭警察輕易地加以鎮壓住了。一九四八年，他們又重蹈覆轍，企圖在東爪哇的茉莉芬(Madun)市發動暴動，但被印尼陸軍一鼓盪平，所遭受的損失可謂極其慘重。但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印共又重新活躍，在蘇卡諾的庇蔭下，除正式黨員號稱三百萬而外，據估計在學生、農民、勞工及文化等各種組織中，擁有同情者一千二百萬。(註三)如果沒有堅決反共的印尼陸軍將領，蘇卡諾便已在它挾持下使政權徹底變色。

一九六五年的「九卅」事變，便是印共挾蘇卡諾企圖將印尼陸軍將領一舉而斬盡殺絕的。所幸蘇哈托與納蘇申兩將軍得以漏網，迅速集中精銳部隊向共黨武裝反撲，於救平其叛亂武裝後，由於全國人民的反共義憤填膺，形成無法遏阻的抗暴怒潮，將所有印共及其外圍團體全部摧毀，對指揮其赤化印尼的共匪使領館人員全部驅逐出境，使印匪外交關係形成凍結。而庇護印共企圖壟斷政權的蘇卡諾，也由終身總統一變而為階下囚，其政權亦由陸軍接管。這是印尼由赤化邊緣得以保全自由的經過。

如何使此一鎖鑰南洋關鍵三洲的國家不為共黨所攫奪？自由世界對印尼軍政府如何滿足印人「反共」與「民主」兩大願望而穩定自由政權？其關切不亞於印尼本國人民。但一九五五年的大選，印共在國會中獲得卅九席而成爲第四大黨，便是給予它捲土重來造成六十年代初期大患的機會。再度大選，既難保它不會藉機死灰復燃，且黨爭的激烈，也是它分化挑撥的大好時機。所以軍方在接管政權的當時，即有恢復大選的諾言，直到五年後的今天始付諸實現，其基本原因，便是爲了防阻印共乘大選的機會復活。

## 二 經過三年的準備

早在三年以前，印尼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即已作成決定：全國普選，最遲須於一九七一年七月五日以前舉行。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日，由臨時國會通過普選法，同年十二月十七日經總統簽署公佈，全國普選籌備機構，即於翌年二月成立，依據普選法制定普選條例，七月一日開始登記選民。

此次大選，係選舉中央級和省、縣(市)的民意代表，計有：

- ①人民代表議會(國會)議員四六〇人；
- ②人民協商會議代表九二〇名；
- ③全國廿六省省會議員，自四〇至七〇人不等，按照人口比例而定；
- ④全國二八一縣(市)會議員，由二〇至四〇人不等，亦由人口比例而定。

由於印尼在獨立過程中，軍人的貢獻不亞於政黨，所以在一九四五年所訂立的憲法中，無論國會與政治協商會均規定有軍人代表的名額。此次國會議員，經核定有軍中指定的代表一〇〇名，其餘三六〇名由選舉產生。至於人民協商會議：依據一九四五年憲法第一、二條訂定：爲印尼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其職權爲制訂憲法及國家基本政策，選舉總統副總統。全體代表人數，爲國會議員的兩倍，除國會全體議員均爲當然代表而外，其餘一半，由各職業階層及地區產生。

對非國會議員的人協代表產生，憲法中亦有規定：半數由地區選出，另一半代表，是由武裝部隊職業階層與非武裝部隊職業階層平分遴選加倍人數，再由總統核派。(註四)由於蘇哈托總統兼任國防及治安部隊長與統帥，加上職業階層團體聯合會已形成軍方外圍團體，所以此次大選所規定核派的人協代表二〇七名，實即均爲政府代表，連同委派的一百名武裝國會議員，合共有政府代表三〇七人，佔人協總席位三分之一。在競選中，祇須爭得一五四席，即可超過半數。

不過印尼的黨派多如牛毛，在上屆大選，沒有那一黨能爭取到百分之廿的席位。何況印共的組織雖已摧毀，其三百萬黨員，八百萬勞工及一千二百萬同情者滲透潛伏在社會各階層，尤其在左傾黨派內部——如堅持蘇卡諾主

義並不拒絕共黨份子加入的「國民黨」，在大選時，更可成爲它復活的掩體。所以蘇哈托政府在籌備大選時，乃不得不在滿足人民的「民主」要求下，處處爲維護印尼的自由——制止印共藉大選捲土重來而着眼。其採取的辦法是一方面消極的剝奪印共份子的選舉與被選權；另一方面，則是積極地誘導各黨派改正偏狹路線，並團結全國各階層職業團體，用以平衡各黨派在競選時的尖銳鬥爭。

### 三 剝奪印共暨其從屬組織成員的

#### 選舉與被選權

印尼的普選法中特別規定：印共暨其從屬羣衆組織成員以及「九卅」事變份子，都被剝奪選舉與被選權。並註明「九卅」事變份子分爲下列四類：

①策劃或參加策劃者，或知悉該項反革命運動計劃而不向有關官員報告者；

②在該項反革命運動實際從事活動者；

③曾在言行中表現贊成該項反革命運動的性質及態度者；

④曾在言行中表現反對和平反革命運動的努力或行動的態度者。（註五）

又在抵觸普選條例的處分中特別規定：「前印尼共黨以及『九卅』份子，如不願禁令參加普選，處徒刑五年」。可見印尼政府對印共企圖乘大選復活以至破壞大選防範的週密。據估計：因此喪失選舉權的，約共一百九十萬人。（註六）

在通過立法程序防範共黨份子破壞大選的同時，軍方在防止政黨於競選中被印共潛伏份子所利用的工作亦大有收穫。此次大選被核定可以參加競選的共有九大政黨，依其立場，可以分爲三類：

①極端反共的四大回教政黨：（甲）伊斯蘭教士聯合會黨；（乙）伊斯蘭聯盟黨；（丙）穆斯林黨；（丁）貝爾蒂伊斯蘭黨。

②左傾的蘇卡諾主義三黨：（甲）國民黨（民族黨）；（乙）貧民黨；（丙）獨立維護者聯盟。

印尼大選與政局

③親政府的自由主義者兩黨：（甲）天主教黨；（乙）基督教黨。

左傾的政黨，如國民黨、貧民黨，都是由蘇卡諾當年所創立，到蘇卡諾已被印人唾棄，他們對蘇卡諾主義，仍是繼續發揚；既堅決主張印尼須走社會主義路線，且愚昧地反對外國投資及親西方的外交路線。他們不是共產黨，但在思想路線上幾乎與共黨一致。國民黨的領導人蘇朋諾（Hatissebano），且指出該黨對共黨份子加入並不拒絕。（註七）假如左傾黨派在大選中抬頭而又能團結一致，現政府經過五年艱苦奮鬥所奠定的對內反共，對外中立而偏向西方的政策勢必要被迫改弦更張。

右傾的回教黨，正由於他們的反共走向極端，對印尼當前的情勢同樣會造成危機。諸如他們由反印共，仇共匪而發展爲忌恨華僑，常常在反共仇匪的示威時，不分皂白地搗毀華僑商店住宅以至掠奪一空。這種偏狹的民族意識，很容易受到共黨潛伏份子的導誤，使他們的行動再進一步演變爲排外。如果這些極右黨派在大選中得勢，同樣影響現政府的吸引外人投資政策，且會造成社會不安。

爲了矯正各黨派政策的偏差錯誤，軍方在籌備大選的同時，是派遣幹部分別楔入各政黨，（註八）使傾向於政府政策的派系逐漸形成各該政黨的主流而扭轉其已往的偏差。在最近一年多以來，九大政黨的情況都大有改變，或由反對政策偏差的一派取得領導權，或形成分裂與脫黨從業——加入「從業集團」競選的情形。如「貝爾蒂伊斯蘭黨」，即已完全扭轉了方向，走上與政府政策相同的道路。（註九）

### 四 形同執政黨的「從業人員集團」

#### 團

更值得重視的，是印尼此次大選，在九大政黨以外，出現了聲勢龐大的一大政團——「從業人員集團」。這是由九個職工團體——包括各種工會、公教團體、公務員協會等所聯合組成的，其總機關稱爲職業階層聯合祕書處，簡稱「職聯」。由於這些工會都是由軍職外調人員所掌握，其聯合組織的成立，又是出於軍方的大選競選計劃，形同其他國家的執政黨，所以一開始

，便形成了超越各政黨的聲勢。

這一異軍突起的政團，除擁有印尼全國的公教人員和職工而外，並吸收了以華人爲主的二百五十萬外裔印人；且已組成「印尼籍民大家庭協會」，由前華人事務委員會主席蘇甘迪少將領導，選任華裔印人呂光正爲中央理事會常務主席。在中央理事會之下設有各省、縣（市）分支會從事競選工作，所有政府要員如蘇哈托總統，臨時人協議長納蘇申，馬立克外長等競選，都是由此一政團提名，各政黨中自動脫黨而加入的人數更多。以致在本年三月間的大選民意測驗：顯示「從業集團」的得票，可達百分之三十七，屬於次多數的「國民黨」，祇佔百分之廿四點七一。（註十）

印尼人民爲何捨棄政黨而傾向於此一新興的政團？我們斷不能認爲他們是趨炎附勢，乃由於大家厭亂思治，表示擁護現政府從安定中以經建達成繁榮的政策。印尼自一九四八年以來，遭遇了四次流血暴亂：首先是印共在茉莉芬的暴動；接着有「革命軍推翻蘇卡諾的反政府運動」；一九六三年，在西伊里安發生「巴布亞獨立運動」；一九六五年，又爆發印共的「九卅」事件。從這些接二連三的慘痛教訓中，大家了解共黨是禍亂的根源，而黨爭的激烈，與地區的對立，以及野心獨裁，又爲共黨製造禍亂的利用工具。

一九五五年的大選，一向對立的「瑪斯友美黨」與「國民黨」在二百五十七名議席中各得五十七席，以致佔有卅九席的「共產黨」，得以利用「國民黨」的總統蘇卡諾以對付「瑪斯友美黨」而對它處處庇蔭。蘇卡諾利用印共而實行獨裁及滿足稱霸東南亞的野心，印共則利用蘇卡諾以進行赤化，使以反共與維護民主爲志職的印尼陸軍，與印共及蘇卡諾政權的對立情勢，一天比一天尖銳，遂有「九卅」事變的發生。如果此次大選在議席上再蹈覆轍，黨爭再起，印共又可從中利用。當年的流血慘劇又將重演。所以「從業集團」在大選中出現，使大家認爲這是安定印尼政局的力量，其傾向的心情，自然如水之就下。

正如外長馬力克所稱：「『從業集團』的勝利，將爲我們的子孫帶來更光明的日子，也祇有它的勝利，才能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獨立的成果」。巴厘島國民黨的領導人諾曼迪在他脫黨從業，於參加「從業集團」競選對十萬羣衆說：「這次大選，沒有勝利和失敗者，我們每個人都得到了勝利。我不願再見黨爭的激烈，更不願再見流血慘劇發生。讓大家都忘記自己過去

屬於那一黨，從今以後，我們都是從業集團的一員。大家不計過去，祇求未來的繁榮」……（註十一）這些話，也就是絕大多數印尼人民的心聲。

爲了適應大多數文盲選民的要求，印尼大選的選票不列競選者的姓名，祇有各政黨的標誌，由選民在他所願選的政黨標誌上面打卡。「從業集團」的競選標誌是一棵大榕樹，這在印尼人民心目中則是意義深長。因爲印尼到處都是榕樹，農民們往往歡喜在榕樹濃陰下午睡。據傳說：有位農民正在榕陰下鼾睡，突然被落下來的水果打醒，當他睜眼睜睜地檢取打中他頭部的果實時，禁不住自我安慰道：「幸虧榕樹的果實小，否則真不堪設想」。（註十二）所以榕樹在印尼人的心目中，有庇蔭與安全的感覺。也正可表達「從業集團」在競選中勝利的意義重大。

## 五 粉碎印共破壞大選的陰謀

印共對此次大選採取的行動如何？到去年已成立了一個中央七人委員會——這是印共的最高領導單位。在其輔導協助下，已有四個地方局成立：即雅加達地方局；努山迪加拉地方局（包括爪哇以東及巴厘島）；蘇門答臘島地方局；楠島地方局。其他如三寶壟、斯拉威等地的地方局雖尚未成立，但已有組織型態，進行頻繁的活動。此外在它的老巢茉莉芬市，又設有一所共黨幹部訓練基地，並經常有由北平派遣的教官潛入該地施教。去年中爪哇的大選資料倉庫被焚，便是印共復活後的傑作之一。（註十三）

從去年三月起，在印尼努山打日報、學生日報、大印尼日報的報導中，經常有印共活動的新聞揭載：諸如在蘇門答臘北部發現共匪的書刊及毛章等一批批的走私進口，在加里曼丹、沃諾基里，及蘇島楠榕等地，先後出現反動傳單標語，都是鼓動人民在大選中拒絕投票。（註十四）這說明印共已自知無法乘大選的機會重整旗鼓奪取議席，祇有企圖煽動人民杯葛大選拒絕投票。

此外是大力向政黨及青年學生組織進行滲透，不僅左傾的黨派如國民黨是它滲透的對象，連極端反共的回教黨派，也是它滲透的目標。對青年學生組織，則是利用國民黨青年學生團體進行統戰工作，其策略口號，是一貫的攻擊政府貪污無能，對大選違反民主原則。新興的「從業集團」，又爲總攻

擊的目標。這又顯示印共在大選期間，不僅止企圖鼓動選民消極地拒絕投票，且將製造暴亂，破壞大選。

當時大家最擔憂的，是極端反共的青年學生組織。因為在「九卅」事變後，蘇哈托總統得以接管政權，粉碎印共陰謀並將其所有組織全部摧毀，以及迫使蘇卡諾從終身總統的寶座上一變而為階下囚，青年學生被公認為與陸軍建有同等的功勳，但在現政府的統治下，他們並未得到與陸軍同等的地位，其不滿現政府的怨懣情緒，經常表現在反貪污、反腐化無能的遊行示威行動口號中；再經印共的統戰，在大選舉行時，自然很容易被導誤——走向極端的歧途而發生流血暴亂事件。

至本年五月廿九日，規模龐大的「印尼學生及青年行動陣線」發言人，且公開向記者譴責當局強迫人民加入政府發起的「從業集團」，並誓言此種鎮壓民衆基本人權的行動如不停止，他們即將舉行示威。該組織的主席莫他那在北蘇門答臘亦同時宣稱：關於反對不民主的大選，其成員的大規模示威，已經準備就緒。（註十五）這就更使人意識到在大選期間，青年學生必將掀起暴亂。果然於六月中旬，雅加達出現「白色集團」，乃由印尼大學生組織領導人布榮納蘇申所領導，其任務在破壞大選。不料在大選前夕，他們突然改變立場，加入到「從業集團」旗幟下參加競選，（註十六）以致七月三日的大選，居然平靜無波，選民投票亦極其踴躍。

## 六 政府取得壓倒性勝利的因素

由於大選分別在三千多個島嶼上舉行，設有三十三萬個票區，在交通梗阻的情況下，全部結果，須在一個月後方可公佈，不過在人口集中的選票較多地區，已有初步的統計，顯示「從業集團」的得票數，已佔壓倒性的優勢。據大選當天的消息，省市縣議會選票的初步統計：「從業集團」在各地得票的比數為：

- 雅加達——百分之四十五；
- 中爪哇三寶壟——百分之五十；
- 西爪哇萬隆——百分之六十五；
- 南蘇島巨港——百分之八十二；

印尼大選與政局

占卑——百分之八十；  
南加里曼丹——百分之九十五；

巴厘（此地一向為國民黨的強固根據地）——百分之八十。（註十七）  
從地方選票的初步統計，顯示「從業集團」在中央級民意代表，其得票數必將超過預期的百分四十目標，將達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使政府在國會及人民協商會所擁有的議席，連同委派的議員，可以三分天下有其二。此不僅蘇哈托總統在兩年後的競選連任已無問題（依照憲法，總統由人民協商會投票選舉，任期五年，連選得連任。蘇哈托總統乃由臨人協於一九五九年所選出，至一九七三年須由此次大選所產生的人協代表重選），而現政府的政策，也可以擺脫國會極左極右派黨人的掣肘，放手實施。

印尼政府在此次大選獲得壓倒性勝利的因素，固然是由於楔入兩極端的各政黨以矯正其偏差政策，同時掌握職業團體而加以聯合成爲異軍突起的競選政團，以號召有志之士脫黨從業的策略所收到的效果。但主要的，還是因爲現政府五年來的政策正確，已使動亂的局勢，迅速地趨於安定。尤其是經濟建設的成果，使大家都沾到了實惠。回想到當年蘇卡諾執政時代的物價如脫韁之馬奔騰情形，誰能不爲自己的幸福投下有利於穩定現政權的一票？政府所採取的競選各項策略，其功效祇在掌握了大多數選民的心理而已。

當一九六五年九月，蘇哈托率陸軍粉碎了印共奪取政權的陰謀，到一九六六年三月罷黜故總統蘇卡諾而接管政府，印尼的經濟，當時已瀕於破產，單是向外國的借款，其總數已達廿七億美元。由於通貨毫無限制的惡性膨脹，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間，雅加達的物價指數，增漲百分之九千五百，以致經濟學家，認爲印尼的經濟，已經到了難以挽救的地步。（註十八）  
經過現政府五年的努力，在採取中立而傾向西方的外交政策下，爭取自由國家的經濟援助和外國投資，從一九六六年中期開始的十國財團廿三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外國的投資即源源而來，單從美國而來的開採石油投資公司，便有四十二家之多，其他如木材、橡膠及各種礦業的外資亦與年俱增，使印尼盧幣（Rupiah）由於外匯的充裕比過去廿年任何時期都爲穩定。（註十九）

預算已經平衡，去年政府的歲入增高百分之四十二，今年可望再躍昇百分之廿，產生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的盈餘。一九七〇年出口所得增加了百分

之十七——到達十二億美元。去年批准的外國投資有十億美元，今年可能再增加一億一千五百萬美元。國人的新投資，在五百個不同計劃上超過四億美元。電力、灌溉、運輸和通訊系統均在不斷地改善，稻米的生產也逐年增加。物價已被控制，雅加達的物價指數為每年增加百分之九。作為印尼民主食的白米，價格已經穩定——每磅約合美金六分。（註廿）這些政績，都是印人有目共觀而身受其惠的，也就是政府所支持的「從業集團」在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的基本因素。

## 七 大選後的政策將更偏向自由陣營

印尼在蘇卡諾執政時代的政策，雖對內標榜民主自由與真主的信仰，對外標榜中立外交，但以印共與共匪裏應外合，針對其獨裁與稱霸的野心妄想，處處助桀為虐，使他對內成為專制的暴君，利用印共以制服各黨派與陸軍，不惜庇護印共發展滲透，以致左傾黨派在共黨滲透份子的蠱惑下日益反西方而親共；右傾黨派也被其導誤將民族主義走向偏狹的破壞道路，由反對親匪華僑而演成排華且發展為排外的意識而嫉視外資工商企業。其對外則由中立偏左而倒向北平，不惜作其赤化大馬的前鋒，甚至退出聯合國而與自由國家站在敵對立場，更使外資裹足不前，形成經濟破產。

到蘇哈托執政，對內既已採取堅決反共恢復民主自由政策，但何以仍不放棄中立外交？對共匪既已明白揭露印共的「九卅」事變乃出於其幕後指使，又何以不斷然絕交？其實這都是由於國內的壓力所使然，最主要的，當然是左傾黨派如堅持蘇卡諾主義的各黨。而反共黨派由於民族主義已被共黨潛伏份子的導誤而趨向偏狹的排外途徑，如果突然作一百八十度的右轉，又很容易被誣蔑為出賣國家獨立主權。所以祇能容許仍採中立而偏向自由陣營的外交，俾吸收外資，造成經建繁榮，使政權穩定後再逐步更革。

此次大選，不僅顯示蘇哈托總統在兩年任滿後的連任已無問題，更重要的是堅持蘇卡諾主義的左傾黨派實力沒落，使民族主義走向偏狹道路的各黨，亦為選民所不歡迎，印尼政府，自可解除國內左右各走極端的黨派壓力

，依照其理想政策而邁步前進。蘇哈托總統在七月五日接見大馬特別任務部長丹斯加沙里說：「大選後的印尼，將朝向鞏固國家的發展工作」。（註廿一）

如何鞏固國家發展工作？繼續吸引外國資金與技術以開發資源，俾由繁榮而達成安定，使印共無法裹脅失業流亡而死灰復燃，當然是政策的重點。由於印共在北平的支持下，已做照共匪退守延安的作法，在東爪哇勿里達（Bitar）以南的僻遠山區建立基地，（註廿二）準備發展叛亂武裝，這既需要武裝清剿，而沙里曼丹與沙勝越的馬印共聯合叛徒出沒於兩國交界的山區，更需兩國軍警聯合進剿。所以國防兵力的加強，是鞏固國家發展工作的首要任務。從印尼要求美國增加軍援及由日本協助訓練，（註廿三）都顯見其國防軍將更換以往從匪俄所獲得武器裝備，俾無須依賴其補給而疏遠彼此的關係，也是外交路線更傾向自由陣營的先聲。

在對內政策方面：過去五年來，一般都認為太走向極端。如「九卅」事件被株連而入獄的人，雖大多數並非共產黨徒，但他們在被釋放後，被鄰人們嫉恨得難以立足，以致有人仍回到監獄請求收容，（註廿四）這當然是造成逼上梁山的情勢，但政府受極端反共黨派的壓力不敢促使民衆將此種情勢緩和，祇有聽任他們為叢鷹雀而為印共所利用。大選以後，預料政府必將對此輩株連份子予以自新的道路，化戾氣為祥和，並將民族主義由偏狹而導入正途。

至於對華僑或華裔人不僅再不容許有由反匪而發展為排華的暴行發生，且將成為經濟建設中的主力。這從當年馬力克外長所稱：「對印尼華人的任何暴力行動，都會影響政府吸引外資和經建計劃……」（註廿五）即可概見蘇哈托政府一開始便重視華人與印尼經建的關係，再由「從業集團」吸收大批華裔印人，更可推知印尼政府有矯正印人偏狹民族主義的決心與計劃，將以華人為經建的主力，同時亦勢必加強中印經濟貿易關係。

記得一九五七年印尼正由反匪而發展為排華暴亂時，印尼行動陣線領袖馬廳在他環遊東南亞後所指出的：「各國商人對蘇哈托總統都具有信心，但不滿於反華行動，因而取消了对印尼的大批貨運。因為東南亞各大工商企業都由華人所掌握，又都是反共而擁護台北的華人」。（註廿六）這是蘇哈托與府一開始便與我建立經濟貿易關係的原因，也顯示大選後必將更重視華人

與開展中印關係。自本年一月以來，印尼工商新聞文化等訪問團不斷來訪，中印民航機已直接通航，這便是中印關係開擴的前奏。

## 八 結語

印尼局勢的穩定，固然是印人之福，也是東南亞及整個自由世界的大幸。因為此一鎖鑰兩洋、關鍵三洲的戰略要地能夠從赤化邊緣而建立起反共堡壘，在保衛自由的戰略上實在太重要了。不過共匪目前正企圖爭取馬來西亞以代替當年印尼的地位，這對印尼當然是極大的威脅，但蘇哈托政府在大選中的穩定，正可以促使大馬當局懸岩勒馬。因為拉薩克非常重視印馬關係，兩國既有剿共聯防，在文化經濟關係上更日益密切。印尼自不能讓大馬引狼入室而貽害於它。大馬在經濟與反對黨的壓力下，雖不得不與共匪貿易，但得到印尼擺脫共產陣營後而能有建設繁榮的借鑑，亦可不致走上迷途。

馬力克外長已明白指出共匪緩和對美關係毫無誠意，（註廿七）可見他斷不會為此而改變其反匪的外交政策。至於他有時發表與匪改善關係的言論，那是爲了平衡蘇俄的壓力，也是印尼凍結對匪關係而不斷交的根本原因。

註（一）（五）（六）（十） 見本年六月廿四日中央日報刑頌文以「印尼大選情勢」爲題的報導。

註（二）（三）（廿一）（廿四） 參見一九七〇年一月廿六、廿七兩日華盛頓郵報

刊載卡諾（Stanley Karnow）撰「印尼共黨似在死灰復燃」一文。

註（四） 見本年七月二日華僑日報「印尼走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一文。

註（七） 參見本年二月廿二日中央社雅加達航訊蘇玉珍以「印尼普選大勢」爲題的報導。

註（八）（九） 參見本年五月十一日華僑日報所載「世界論壇社」雅加達訊。

註（十一）（十二） 見中央社雅加達本年六月五日航訊。

註（十三）（十四） 見中央社本年二月廿日雅加達航訊蘇玉珍所撰「共匪在印

尼的顛覆活動」的報導。

註（十五） 見本年五月卅日華僑日報。

註（十六） 見本年七月四日華僑日報所載中央社雅加達航訊。

註（十七） 見六月三日美聯社雅加達航訊。

註（十八）（十九）（廿） 請參閱本刊上期張和蘊所譯「印尼：一億二千萬人民

的新希望」。

註（廿一） 見本年七月六日「南洋商報」

註（廿三） 見本年五月廿二日泛亞社東京電日防衛廳長官在議會稱日本未派

參謀人員赴印尼練兵，但可接受尼軍派員到日本受訓。

註（廿五）（廿六） 請參閱本刊七卷三期鍾濱賢撰「當前印尼華人問題」。

註（廿七） 見中央社本年五月五日雅加達航訊，報導馬力克外長與中國電視

公司總經理黎世芬談話。

# 摩洛哥政局演變及其前途

石樂三

在阿拉伯歷史中，有西方（Maghreb）之稱的三個國家，其中之一是摩洛哥（Morocco），其餘的是阿爾及利亞（Algeria）與突尼西亞（Tunisia）。摩洛哥的面積爲四一〇、〇五〇方公里，人口約一千四百萬，各大城市

中以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人數爲最多，約計一百二十萬，其次爲新都拉巴特（Rabat），約有三十九萬。摩國地理形勢險要，扼大西洋與地中海的要衝，北與直布羅陀海峽遙遙相對，相隔不過八哩，極具戰略上的